

和平共处——苏联对外 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

安·安·葛罗米柯主编

(内部发行)



和平共处——苏联对外 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

安·安·葛罗米柯主編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資料組譯

樊 集 校

安·安·葛罗米柯主編并序

巴拉班諾夫 (М. В. Барабанов), 弗拉基米洛夫 (Е. В. Владимиров), 札多洛日尼 (Г. П. Задорожный), 吉斯曼 (Г. В. Зисман), 伊万諾娃 (И. М. Иванова), 基里林 (И. А. Кирилин), 留比莫夫 (Н. Н. Любимов), 奧尔那特斯基 (И. А. Орнатский), 波波夫 (А. Я. Попов), 謝尔盖耶夫 (А. Н. Сергеев), 希什金 (В. А. Шишкин) 合著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и общая редакция

А. А. Громыко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ЛЕНИНСКИЙ КУРС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МО Москва 1962

根据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社 1962 年版譯出

和平共处——苏联对外
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針

〔苏〕安·安·葛罗米柯主編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資料組譯 樊集校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8 $\frac{1}{2}$ · 字數 203,000

1965 年 3 月第 1 版

196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2·125 定价(七) 1.10 元

印數 0.001—4,000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列宁制定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原則	9
第二章 苏共第二十次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間 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則的发展和实行	45
第三章 和平共处是階級斗争的特殊形式	82
第四章 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的和平經濟竞赛	113
第五章 国际貿易联系和国际經濟联系在巩固和平 及加强各国人民合作中的作用	156
第六章 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則及其国际法方面	193
第七章 对和平共处敌人的观点的批判	234

序 言

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全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那时帝国主义依然能够保持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统治地位。而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由于那时只有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和革命的蒙古与帝国主义相抗衡，所以帝国主义还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头上。力量的优势是在旧世界那一方面。赫鲁晓夫说：“尽管苏联从自己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国际生活发生着异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一直决定了国际关系的进程和性质。”^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列宁在谈到社会发展的前景时，天才地预见到了将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社会主义将在一系列国家里获得胜利并将对全部世界政治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力量对法西斯集团的胜利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大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苏共纲领指出：“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②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意

① 《共产党人》，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第7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下册，第1394页。

义不可估量地增长了。

伟大的列宁提出了并从理論上論证了苏維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爭取和平与各族人民友好的斗争是这种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些原则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指导苏联全部外交活动的原则。赫魯曉夫說：“列宁关于和平与各族人民友好的思想是苏維埃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据和基础。”^①

同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学說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革命精神和創造性相适应的活的发展和着的学說。列宁教导說：“要以是否合乎现实社会經济发展过程作为学說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②他所建立的党始終不渝地遵循着他的这个遺教。

在現代，当着社会經济发展的过程具有前所未有的急速速度时，苏联共产党认为，对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客观变化进行及时的、严格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这一点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伟大的生命力恰恰就在这里。

这一点使得苏联共产党有可能对世界事件的进程发生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使得它能够再动員亿万人去为和平而斗争。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学說在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在赫魯曉夫对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問題所发表的演說以及苏联党和国家其他活动家的演說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創造性的发展。

列宁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将在长时期內在国际舞台上出現并且同时存在这一客观历史規律性出发指出：苏維埃国

① 赫魯曉夫：《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战争的世界》，參閱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卷，第280頁。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275頁。

家同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的相互关系，其形成和发展是各不相同的，是以各种不同的对外政策原则为依据的。而且列宁在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视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指导原则的同时，还提出了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原理。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两条基本原则，但是，二者之间却有着深刻的原则性的质的区别。

赫鲁晓夫强调指出：“当我们谈到共处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这些力量是相互对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为了不使这些矛盾导致战争，应该共处……简而言之，共处原则是以防止战争为其目的的。

“至于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之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没有斗争和仇视……

“因此将‘共处’一词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未必恰当。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友好和互助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①

本书从各方面对之进行研究的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苏维埃国家在其历史发展所有阶段中对外政策的基石。

但是帝国主义的宣传企图歪曲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破坏它在世界舆论中的威信，总是硬说什么和平共处政策是“共产党人惯用的策略手腕”。西方某些活动家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列宁否定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这些企图是对历史事实和列宁学说的歪曲。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三十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① 赫鲁晓夫：《争取持久和平与和平共处》，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106—107页。

以及在反希特勒同盟期間，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践无可辯駁地证明了苏維埃国家始終最坚定、最彻底地主张在国际关系方面确立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則。苏联对外政策坚决主张和平共处原則的精神已經表現在苏維埃俄国同一些資本主义国家——德国、波兰、阿富汗、土耳其等国家——所簽訂的最初一些条約里面了。这条原則成了苏联代表在各种国际會議上和集会上，其中包括在国联期間所坚持的立場的基础。那时苏維埃国家也和今天一样主张全面彻底裁軍，主张防止行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条原則决定了苏联对待战前所有国际問題的态度。

在現代，和平共处原則的意义更大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世界分为两个敌对体系的情况下，不同体系国家的和平共处是除毁灭性的热核战争以外的唯一抉择。因此，保证和平共处是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現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次代表大会，犹如永不息灭的灯塔，向全人类指出了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大会的各种文件，首先是大会所通过的苏共綱領和赫魯曉夫的報告对苏联的对外政策給予了很大的注意。苏联共产党不仅确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則的生命力和实效，而且指出了它在苏联人民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情况下所具有的长远的意义。

赫魯曉夫在向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宣称：

“弗·伊·列宁制定的、并在我党文件里得到发展的和平共处原則，始終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針。苏联政府的整个对外政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忠于列宁的和平方針。”^①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上册，第40頁。

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的短时期中，苏联为了巩固和平，緩和國際紧张局势，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步驟。

众所周知，一九五九年苏联政府首脑赫魯曉夫曾提請联合国大会討論关于全面彻底裁軍的建議。一九六二年苏联政府又把关于这个問題的建議提交十八国裁軍委员会討論。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全面彻底裁軍的条約草案得到全世界广泛的贊同；这个草案，至少是它的主要規定，得到了中立国家——十八国委员会成員国——的支持。

在对待解决关于簽訂对德和約問題的态度上，苏联政府繼續证明了它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則的忠誠，因为这项和約能够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状态，从而能够束縛住欧洲的侵略势力和复仇势力。

苏联在老撾問題上所执行的坚定而一貫的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这一政策，得以扑灭了远东和东南亚的战火，并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在日内瓦签定了老撾中立宣言和有关的議定书。

一九六二年十月，当美国对古巴进行的挑衅侵略行动使国际局势极度白热化并将人类置于世界热核战争边缘的时候，和平共处原則經受住了严重的考驗。只是苏联的明智的、关心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利益的行动和苏联对和平共处原則必胜的无限信心，才使冒险主义者未能点起世界热核战争的烈火。人类将永远由于苏联为巩固和平与消除加勒比海地区所发生的危险的紧张局势而采取的果敢的步驟而感謝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一样，每当苏联政府在国际上采取某一行动时，它总是从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这一观点出发。苏联政府决然摒弃和平共处敌人的断言，他們硬說：“通向和平之路要經過冲突的丛林。”这不是我們的口号。这不是我們的哲学。世界各国人民不願走这条路，而硬要把他們推向这条路的

是宣传冲突不可避免，宣传軍备竞赛及其必然結果——战争——不可避免的国家的政府。各国人民应该并且毫无疑问地会在自己身上找到智慧和力量，以便繞过对和平孕育着灾难性后果的“冲突的丛林”，为持久和平鋪平道路。

苏联政府在其外交活动中是以下述一点作为指南的：各国之間的关系，其不可动摇的基础应该是和平共处原則，也就是放弃战争这种解决爭論問題的手段，彼此不干涉內政，实行合作与和平經濟竞赛。苏联为了使得爭論的国际問題能在談判桌上而不是用武力和核弹来解决，进行了坚持不渝的斗争。

苏联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論为指南，坚决主张每一种社会制度要在物质福利的生产、文化財富的創造以及人的需要的最大限度的全面的滿足方面进行竞赛，来证明自己比另一种社会制度优越。这就是苏联的爱好和平政策，即和平共处政策的基础的基础。走相反的道路，即企图今天在世界任何一个部分用武力解决意識形态的爭論，就意味着走战争的道路。

西方某些活动家不去号召人們加强国际合作，停止“冷战”和停止由帝国主义国家軍事集团所强迫实行的瘋狂的軍备竞赛，却号召人們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证明什么共产主义是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

說苏联把和平共处理解为把自己的信仰和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和人民，——这完全是无稽之談。只有那些以欺騙掩盖真理、不相信自己的明天、畏惧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人，才硬說苏維埃国家具有这种意图。

已經多次有人企图消灭馬克思主义，消灭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但是每經過一次考驗，馬克思主义总是变得更强有力。今天共产主义正以胜利的步伐沿着广闊的历史道路前进。以仇視共产主义为能事的資產階級活动家当然无力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封

鎖起来，无力阻止它胜利前进，正像他們不能消灭人們要生活得更好的願望一样。思想是根本封鎖不住的。只有无知之徒才会企图证明相反的情况。

我們要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經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給俄罗斯？当这种制度在俄罗斯产生的时候，地球上并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西半球的一个不大的島屿——古巴，人民在完成了革命以后正在建設新的生活。难道那些领导人民起义，反对向外国垄断资本家卖身投靠的巴蒂斯塔暴君制度的革命英雄是从莫斯科或布拉格，北京或华沙到古巴去的嗎？大家都知道，在那里发生的变革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这是一个实例，說明不大的民族在捍卫自己的切身事业、爭取自由和独立的时候，可以發揮巨大的力量。

历史的确定不移的邏輯就是这样。

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是极其明确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和平共处与遏制侵略势力的政策。

苏联的外交总是力图将合作和相互諒解的精神带入国际关系中去。同时，苏联外交在列宁主义的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政府和卓越的列宁主义者、为各国人民和平事业而斗争的战士尼·謝·赫魯曉夫的领导下，为了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則在国际关系方面得到彻底胜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苏联政府以这些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列宁主义的原則为指南，曾提請第十七届联合国大会討論一系列建設性的建議。这些建議得到了大多数居住在我們星球广闊地区、渴望持久和平的善良人們的支持和贊同。这难道不是苏联爭取世界持久和平政策的一貫性的证明嗎？

赫魯曉夫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对苏联人民所选出的代表发表的演說中再次特別有力地強調指出：“苏联所奉行的和平政策是由我們全民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建設共

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目的所决定的。我們的全部思想都集中于創造，而且仅仅集中于創造，集中于共产主义建設。”^①

苏联共产党在发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奠基者列宁所制訂的对外政策原則时，它的出发点是：共产主义思想为了达到自己的胜利不需要战争。

赫魯曉夫根据列宁主义学說，从苏联最高苏維埃崇高的讲坛上宣布說：“我們是有前途的，我們對我們思想的最后胜利是有信心的。我們不是在战争的道路，而是在和平創造、同资本主义竞赛的道路上寻求这些胜利的。”他接着宣布說：“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則，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綫，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帜，是所有各国人民期望的目标。让理智战胜狂妄，让解决国际生活中爭論問題的談判方法永远代替危险的‘实力較量’的方法吧。”^②

在爭取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少困难。帝国主义国家最反动的侵略集团的代表人物花了不少力气来詆毀和平共处思想，用“冷战”和臭名远揚的“实力地位”政策与它相对抗。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主张以及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实质和目标，是现代反共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組成部分。

本书的目的是对和平共处問題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因为现实生活强迫我們必須不从“实力地位”出发，不訴諸武力，換言之，不通过战争的方法，而通过理智，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立場出发，来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問題。

①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真理报》。

② 同上。

第一章

列宁制定的两个体系 和平共处的原則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是人类由资本主义合乎规律地向沒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列宁从理論上深入地闡发了这一問題。列宁关于两个对立体系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条件的原理是科学的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成就。这些原理构成了苏維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陣营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理論基础。

列宁关于两个体系共处的学說的正确性为苏維埃国家全部历史、为自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是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体系的起点)起四十五年来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所证明,而現在更特別有力地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变为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所证实。

研究列宁的著作,使我們有可能把有关共处的問題分为三大类:

第一,关于在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体系同社会主义体系之間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共处时期的問題。这个問題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問題基本上是共处問題的客观的理論的方面。

第二,关于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問題。这个問題首先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科学根据,因此,可以看作是共处問題的政治方面。

第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关系的性质問題。这个問題既包括这些国家合作的形式和条件的問題，又包括它們之間的經濟竞赛和意識形态斗争的問題。这一显然具有重大原則意义的問題基本上是国际关系的实践問題，也就是說，它是同社会主义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相互間的具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关系有联系的。

一、列宁主义論两个对立体系 共处的不可避免性

列宁的关于两个对立体系——資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在一段长的历史时期內共处的不可避免性的原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是苏維埃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則。

这一原理的制定和科学上的論证是列宁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一发现是同他进一步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論、同他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說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两个对立体系在世界舞台上共处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被馬克思主义者加以探討，那时，在馬克思主义者中間盛行着这样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认为只有在所有或者大多数文明国家中进行全面的的同时的打击，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这种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观点最完整地反映在恩格斯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写的一部名著《共产主义原理》中：“……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場所。”^①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369頁。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问题的这种观点，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还在比较平稳地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还在向新的没有被它占领的地域扩展，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可能充分起作用。这一结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列宁依据他所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性的规律，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的公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历史情况，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获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革命成熟的程度是不平衡的。

这个结论是列宁在著名的文章《论欧洲联邦口号》（一九一五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中表述出来的。正是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的原理。这条原理在上述第二篇文章里提得特别明确。列宁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①

后来，列宁全面地发展了这条最重要的原理，将它加以具体化，并根据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对它进行了检验。但是关于两个体系共处的基本思想在上面所引的这段话里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定会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75页。

經歷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在一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已經获得了胜利，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占了統治地位，而其他国家仍然是資本主义国家或者甚至处于資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

列宁在建立苏維埃国家和制定它的对外政策原則时期的演說和文章中，尤其詳尽和全面地剖析了这条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

一九一八年十月，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次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道：“……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为各国的政治生活条件互不相同，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非常薄弱，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則比較强大……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①接着他說道：“世界革命不是那样整整齐齐的在世界各国都以同一种方式进行，要是那样，我們早就胜利了。”^②

一九一九年春天，列宁在总结苏維埃共和国在資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存在一年半的历史經驗时，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写道：“任何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对現代一般科学有認識的人，如果有人向他提出‘各个資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諧和匀称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这个問題，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資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諧和，什么匀称……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③

这样看来，列宁认为在不同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以相同的速度进行并平衡地发展是不可能的。列宁把不同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因素成熟的不平衡性看作是同現代資本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和特点有关的一种客观規律性。

一九一八年春天，在爭取和平暫息时机的斗争期間，列宁就直

① 列宁：《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會議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103頁。

② 同上书，第106—107頁。

③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76頁。

接指出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同速度。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演说中，他说过：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像我国那样”^①，“历史不可能安排得那么顺利、那么好，不可能使各国的劳动人民和我们同时行动起来”。^②

这里必须指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年以后，列宁在其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明确了关于世界革命发展道路的原理，认为正是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内的首先获胜才是最可能的：“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现象，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就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非常广泛的。”^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维埃国家成立最初几个月内所写的著作和所作的演说强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共处的客观性，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一定关系的必要性，以及“适应”于同比苏维埃共和国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共处的必要性。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把这个思想表述得尤其明确。谈到我国同帝国主义的相互关系，以及具体谈到我国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方面对德国帝国主义所做的让步时，列宁说道：“……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沒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历史的安排并不符合我们希望各国革命同时成熟的

①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81页。

②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153页。

③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35页。